

明
季
北
略

自序

自古有一代之治。則必有一代之亂。有一代之興。則必有一代之亡。治亂興亡之故。雖曰人事。然亦必有其理。故獨怪世之載筆者。每詳於言治而略於言亂。喜乎言興而諱乎言亡。如應運宏猷。新王令典。則鋪張揚厲。累楛盈篇。至勝朝軼事。亡國遺聞。則削焉不錄。若曰當蘇君時。儀何敢言云耳。愚謂天下可亂可亡。而當時行事。必不可畏。况我

順治世。祖章皇帝嘗過莊烈帝之陵而垂泣。為親製諫文以哀

之卽

今上登極。亦論官民之家。有開載啟禎事跡之書。俱着
送來。雖有忌諱之語。亦不加罪。是天子且著書與求
書矣。草野之士。亦何嫌何忌。使數十季來治亂興亡
之事。一筆勾却也哉。予也不揣。漫編一集。上自神宗
丙辰。下迄思宗甲申。凡三十年。分二十四卷。題曰北
略。以誌北都時事之大略焉耳。然於國家之興廢。賢
奸之用舍。用兵之始末。徵餉之絀盈。槩可見矣。世之
覽之者。拱壁唯命。覆瓿亦惟命云。謹序。

康熙十年辛亥季冬八日乙酉無錫計六奇題於社
降王氏之書齋

明季北略

錫山計六奇用

卷一

萬曆四十四年丙辰始至四十年

大清朝建元

蕭子玉偽稱都督

撫順城陷

清河城陷

劉杜二將軍敗績

楊鎬遠治

熊廷弼經略遼陽

紀異

光宗貞皇帝

附前挺擊青宮一案

紅丸一案

嘉宗登極

顧從論遼事

河清

楊嗣昌奏歲饑

熊廷弼回籍

卷二

天啟元年辛酉始至七年丁卯止

瀋陽陷

遼陽陷

附記遼事

袁應泰傳

張銓殉節

何廷機投井

崔儒秀自縊

廣寧潰

高邦佐自縊

羅一貴自刎

五監軍

附記經撫

熊廷弼傳

毛文龍入皮島

袁崇煥守寧遠

毛文龍安州之戰

趙率教守錦州

魏忠賢濁亂朝政

點將錄

天監錄

選佛錄

魏黨

羣小謀陷正人

羣小封爵

建生祠

稱功頌德

楊漣慘禍

移宮一案

周順昌被逮

附魏大中

羅織十七君子

左光斗

高攀龍

李應昇

繆昌期

周宗建

友除善類疏

客魏毒害諸妃

魏忠賢怒張后

異人歌

辛酉七年紀異

丙寅五月初六紀異

傅國璽出

大清朝改元

卷三

天啟七年丁卯八月始

信王登極

客氏出宮

陸萬齡下獄

崔呈秀回籍

錢元愬參魏忠賢

錢嘉徵參魏忠賢十大罪

魏忠賢謫鳳陽

魏忠賢自縊

張瑞圖回籍

誅崔呈秀

姚士慎參田許

掠死客氏

聞香心動

贈諡諸臣

廷推六相

卷四

崇禎元年戊辰

思宗烈皇帝

倪元璐論東林

韓一良論賄賂

劉宗周論近功小利

溫體仁叅錢謙益

袁崇煥陞見

毛文龍鴨綠江之捷

大清兵屯錦州塞

大清收諸部落

寧遠軍譁

錦州軍譁

流賊初起

漢南盜起

白水盜王二

誌異

浙江水災

五虎五彪

補

卷五 崇禎二年己巳

劉懋請裁驛遞

毛羽健論衛營兵

張延登請申海禁

南居益請發軍餉

無錫灾荒疏略

馬懋才備陳大餓

桂王寢殿坍塌

倪元璐論三案

欽定逆案

喬應申釀禍

劉應遇敗賊

混天王擾延川等縣

吳煥奏秦寇

李自成起

陳仁錫獲遼東

袁崇煥殺毛文龍

鍾萬里解夢

袁崇煥通敵射滿桂

逮袁崇煥

滿桂戰死

劉之翰死節

黨還醇殉難

附諸臣

商敬石

左應選固守昌黎

何大綱斬將

誌異

卷六

崇禎三年庚午

誌異

陝盜王子順商美

賊陷河曲

賊陷黃甫川

楊鶴誤撫

劉懋言秦寇

劇賊神一元

徐孝婦剖肝進姑

卷七 崇禎四年辛未

黃道周疏

吳執御論周延儒

張葵憲總理錢糧

吳姓賑撫

楊鶴受降

賊分三十六營

洪承疇巡撫延綬

山西寶莊

洪承疇擒趙四兒

吳姓奏官賊之謠

趙大允斬婦人首

譚雄陷安塞

混天猴陷甘泉

張獻忠起

大清兵

張真人請雪

卷八

崇禎五年壬申

元旦異雪

賊流秦晉

洪曹破賊

西澳之捷

馬鳴世論三秦

高迎祥諸賊

高宏圖削籍

周鑑論用內臣

皇子生

孔有德陷登州

賊首名號

百官

誌異

卷九 崇禎六年癸酉

周延儒罷相

知推館員

內官監紀

山西賊

河南諸賊

賊犯湖廣

鄧祖禹罵賊

有附記

陳奇瑜威著關陝

誌異

卷十 崇禎七年甲戌

袁繼成論謫言官

袁繼成論拜內官

信用內官

論罷監視太監

倪元潞請撤監軍

陳子壯與溫體仁有隙

陳奇瑜總督五省

李自成降叛不常

高傑降賀人籠

龐瑜死節

附王端冕

戴君思誘斬王剛

賊陷陳州等處

盧象昇勦楚賊

劉楚垣守荆門

曹文衡守唐縣

龔元祥霍山罵賊

熊文燦戴罪

童謠

大清兵入塞

誌異

卷十一

崇禎八年乙亥

賀王聖功溫體仁

熊文燾孟

宗秩改授

各舉所知

鄒維璣告歸

董其昌致仕

曹文詔自刎

河南流寇充斥

盧象昇戰功

擒爬天王

流賊陷潁州

賊陷鳳陽

方震孺守壽州

吳大朴守廬州

賊陷巢縣

章可試守舒城

賊襲廬江

賊陷無為州

包文達宿松死節

石電戰死

黎宏業和州自縊

附馬如蛟

李維樞守

鄭芝龍擊劉香老

鄭芝龍小傳

孝子馮時化

旌貞女鄭氏

陸貞女柏操

三峰大師傳

誌異

卷十二

崇禎九年丙子

陳啟新三大病根疏

劉宗周論時政

錢士升論搜括

詹爾選救錢士升

倪元璐論參薦

劉宗周罷

文場兼武

瞿昌獻白兔

成德下獄

謫金光宸

大清兵入塞

鹿善繼被殺

敘守京功

劉宗周責溫體仁

謝陞罷職

常自裕論流寇

熊文燦代盧象昇

孫傳庭擒高迎祥

李自成入西川

河南光山之敗

左良玉鄂陵之捷

楚寇焚竹山

張獻忠陷應城 附雲夢

宜城張烈婦

劉大鞏守滁州

楊爾銘救史可法

誌異

彭有源剖肝

孝子藁火不燃

大清朝改元

陳烈婦傳

許譽卿書

卷十三

崇禎十年丁丑

溫體仁擬旨逮錢瞿

陸文聲奏復社

李如燦直言下獄

楊光先叅啟新

朱國弼劾溫體仁

局起潛行部

賁臣罪已

楊嗣昌建議均輸

史可法巡撫安慶

聖駕巡城

黃道周七不如

鍾譚

陝西李自成諸賊

李巖歸自成

王忠軍謀

賊犯荊州

胡光翰戰死

賊擾江北

左良玉立功驕蹇

賊圍安慶

陳于王自刎

諸將死難

賊陷六合

誌異

卷十四 崇禎十一年戎車

元帝降虜

張任改總

城廬溝

黃道周經筵應對

曾就義兵食對

楊嗣昌論熒惑

何楷劾楊嗣昌忘親

黃道周平臺辯論

張縉彥論兵情賊勢

陝賊勦降略盡

豫楚屢捷

王燾隨州自縊

張獻忠請降

羅汝才乞撫

大清兵入燕齊

孫承宗殉節

盧象昇戰死

劉廷訓死難

鄧藩錫不屈

孫士美自刎

宋學朱被圍

鄧謙傑死

廬州浮碑記

又碑

蘇州井中鐵匣

錢肅樂和心史詩併跋

卷十五

崇禎十二年癸卯

內臣

王承恩哭夢

鄭二陽兵餉對

建設齋燕

京城浚濠

吳昌時恨薛國觀

孫鄭鄭

鄭鄭本末

郭敬卒

陳繼儒卒

衛士鄭仰田

左良玉破豫賊

張獻忠復叛

房景春父子死節

楊嗣昌代熊文燦

誌異

卷十六

崇禎十三年庚辰

賑民

築貢生

黃道周廷杖

徐石麟對三事

薛國觀免

李振聲請限田

禁齋

李自成敗而復振

楊嗣昌駐襄陽

羅汝才入川

左良玉大破張獻忠

楊嗣昌奪印歸印

吳卿論兵弊

張獻忠圍桐城

楊卓然議撫

誌異

歲饑

山東丐婦

卷十七

崇禎十四年辛巳

薛國觀賜死

召周延儒

幸學

內臣王德化

黃道周遣戍

李自成陷河南府

附呂維祺

錢祚徵罵賊

李自成陷歸德

牛宋降自成

羅汝才合自成

傅宗龍罵賊

劉國能自刎

李自成稱闖王

李自成兵逾百萬

左良玉屠臨顏

李自成陷襄陽

李自成陷南陽

李自成陷河南州縣

張獻忠燬驛道

張獻忠陷襄陽

楊嗣昌自縊

張羅二賊屠隨州

附徐淳

張獻忠襲泌城

山東李廷賓

河南袁時中

泰安土寇

誌異

卷十八 崇禎十五年壬午

降座揖相

楊仁願論東廠緝事

天壇

駕幸地壇

謝陞削籍

馬士英起用

免稅停刑

蔣德璟入相

吳履中論二失

黃道周復官

誅陳新甲

召王應熊

劉宗周言六事

劉宗周削籍

附熊開元

定王倣書

山東李青山

王佐聖遵義遇害

孫傳庭殺賀人龍

李自成屠陳州

李自成決河灌開封

張氏商工自焚

李自成屠南陽

李自成圍汝寧

左良玉屯襄陽

李自成陷襄陽

李自成入荊州

左兵擾武昌

左良玉避李自成

王永祚投江

梁元昌家難

張獻忠陷舒城

張獻忠襲廬州

賀一龍陷無爲州

革裏眼入英霍

張獻忠僭號改元

黃得功逐賊

張獻忠陷太湖

洪承疇降 大清

大清兵入塞

姜鴻里死難

朱玖殉節

附張璠

張宏德貽禍萊陽

造船航海

誌異

無錫諸生逐令

卷十九 崇禎十六年癸未

元旦失朝

祭十二陵

周延儒

附吳昌時

周延儒續記

審吳昌時

北都崩解情形

宋應亨不屈

搗錢造鈔

蔣臣奏行鈔法

李自成陷承天

上用銅錫木器

李自成屠黃陂

附記二異

馬士奇入對

左良玉避李自成

李貞罵賊

徐標入對

李自成襲殺左革

李自成陷常德

李自成擅號設官

李自成殺羅汝才

高斗樞守鄖陽

鄖陽古劔

顧君恩議取關中

李自成陷保康

孫傳庭逐李自成

孫傳庭攻拔唐縣

李自成入潼關

孫傳庭汝州大敗

吳從義赴井

孫傳庭夫婦死難

焦源溥罵賊

附焦源溥

黃綱一門盡節

中部知縣朱新達

南企仲屬賊

李自成祭墓

余應桂總督陝西

李自成屠慶陽

榆林諸將殉義

李自成陷平陽

鄧太妙賦詩

張獻忠屠新州

李自成陷甘州

張獻忠陷黃州

附易道溫

張獻忠屠斬水

張獻忠入麻城

黃州異僧

張獻忠大敗

張獻忠屠武昌

附崔文榮
賀逢聖

蔡道憲長沙罵賊

附林國
俊馮一第

李乾德岳州三捷

趙某歸張獻忠

史可敬叛降張獻忠

楊夫人罵賊

朱國柱常德罵賊

劉熙祚永州罵賊

張鵬翼衡陽罵賊

張獻忠復陷岳州

張獻忠陷江西郡縣

袁州兵荒

南昌猛虎

左良玉復武昌等處

劉承允復衡沙

呂大器復江西郡縣

胡公平三縣土寇

沈萬登復汝寧

王漢戰死

羅尙文殺僧

荆偉被殺

四川犯官 三藩賊禍

誌異 張獻忠入楚始末 李自成入楚始末

卷二十 崇禎十七年甲申

元旦文武亂朝班 風變地震

降乩 大清朝改元

李自成僭號 李明睿議南遷

會應遴言撥亂之策 福嗣王奏

議撤寧遠 會應遴奏江右事

李自成陷平陽 何騰蛟

元皆賊入城 李建泰督師

上諭

彭瑄奏

十九日

東陽許都

劉光昭殺叔

廿四癸丑

廿六乙卯

廿八丁巳

三十己未

李自成偽封

李自成偽檄

蔡懋德太原死節

張履旋投崖

山西全陷

馬嘉植疏

堪任督撫諸臣

賊陷真定

李邦華議南遷

附記南遷得失

余應桂請調諸將

三月己丑朔

張繼請監
國南京

初二日庚寅

初三辛卯

李建泰請南遷

初四壬辰

帝星落
諸將

初五癸巳

初六甲午

周遇吉寧武大賊

周遇吉傳

附劉氏

初七賊陷大同

衛景瑗傳

初八宣府陷

朱之馮傳

初九陽和陷

初十徵戚璫助餉

十一頒罪己詔

十二昌平陷

十三城門設砲

十四孝陵夜哭

十五居庸關陷

十六報焚十二陵

十七乙巳賊圍京

十八外城陷

周聖后縊

十九丁未帝崩煤山

李自成入北京內城

二十自成入宮

內臣獻太子

官人魏費節義

贊費氏詩

諸女出官詩

姜女歎

曹靜照官詞

廿一得先帝遺魄

劉青田繪圖

紀烈詩

附七絕

諸臣投職名

廿二庚戌

劉貢士曉天文

廿三諸臣點名

廿四壬子

李自成改制度

保定始陷

廿五拷夾百官

搖汚

廿六勸進

選陞降臣

廿七吳三桂

廿八丙辰

程源移書唐廷彥

程源移書丘祖德

廿九程源移書曹友義

四月初一戊午

初四辛酉

初五壬戌

初六七八九十

十一殺勲戚大臣

十二自成東行

十四私示

十五降臣思逃

十六輦金入秦

十七自成至永平

十九東報急

廿五示備登極儀物

廿六自成回京

廿七縱兵擄掠

廿八

四月三十日自成西奔

自成殂墓

自成謠歌

自城鑄錢

吳三桂請兵始末

附記野史

卷二十一

殉難文臣 二十一入

殉難勳戚

殉難臣民 內外二十七入

烈女 八入

卷二十二

誅戮諸臣

刑辱諸臣

幸免諸臣

從逆諸臣

從賊入都諸逆

孔蓋討賊文

卷二十三 補遺

殺星降凡

李自成生

雲護自成

群賊推自成爲王

勸賑歌

李巖歸自成

宋獻策等歸自成

賊將官銜

李巖說自成假行仁義

左良玉中州之戰

劉熙祚死節 附弔詩

長沙女子

自成圍開封

孫傳庭敗

程源疏 防河勦寇附

繪圖續紀

顏罪已詔

召張真人建醮

復方國安官

自成傳牌

渡河

偽詔

建泰出師

贊周遇吉詩

唐通入朝

白廣恩移書約降

朱之馮

唐通降

宋孩兒起數

杜秩亨議割地

帝后自盡

自成入京

劉宗敏傳諭

自成入大明門

偽詔

偽諭

象泣

富戶汪箕

宋獻策奏削髮

李巖諫四事

牛金星遇異僧

獻策議取士之弊

改服印

自成詐稱符命

自成死羅公山

公主夢

附記

總論流寇

李過降何騰蛟

論明季致亂之由

卷二十四

五朝大事總論

國運盛衰

門戶大略

門戶雜誌

流寇大略

明季北略卷之一

錫山計六奇用資氏編書

大清朝建元

萬曆四十四年丙辰。大清朝建元天命。指中國爲

南朝。黃衣稱朕。是爲太祖。然是時猶稱後金。後改

大清。太祖登極凡十一年。至天啟六年丙寅八月初

十日止。

附記 康熙三年孟夏四日。先君子曰。予壯年

時有華道士云。江右張真人北都建醮。伏壇久

之見天上諸神俱不在。惟關聖一人守天門而已。真人問諸神安在。聖曰。今新天子出世。諸神下界擁護矣。真人曰。聖何不往。聖曰。我受明朝厚恩。故不去。時神宗季年。天下猶晏如。不信其說。至是始驗。

是時災異略載于紀異中。而猶有一二可誌者。猶憶萬曆四十二年甲寅。三月二十六日午時。訛傳倭至。城野狂奔。浙直皆同。時無錫老稚以爭入城。而蹂躪死者甚衆。四野見有赤身披髮。

奔者。頃之杳然。至今故老猶謂陰兵亂也。異已。
四十四年正月初三。南京天雨紅雪。與唐貞元
二年京師雨赤雪同。貞元德宗年號也。四月京
師大雷電雷火。五月江西大水。六月甲子夜京
師異常風變。聲若轟雷。刮倒正陽門外牌坊。天
之示警爲何如矣。而上於萬幾槩置不理。宰相
方從哲。徒以循默苟容而已。

蕭子玉僞稱都督

萬歷四十五年丁巳。遼撫使遼陽材官蕭子玉僞稱

都督。卿命使遼東。子玉盛其儀從。臨境。彼不郊迎。子玉大怒。詆之曰。天使儼臨。而大都督不出。是辱皇朝也。將歸。問罪。大清主聞之。懼然。屬棄。轎迎道左。供具甚豐。膳子玉大喜。相與盡歡。徐致詰不貢市之命。從容對曰。本部之蜜。猶天朝之五穀也。五穀有不登之年。皇朝將誰是。詰耶。本部五年來。花疎蜂死。是以不供。俟春。枝花滿。釀熟。花銜。當復貢市。如初。此瑣耳。何煖聖慮。厚贈子玉。竝轡而出。至別處。從馬上拍子玉肩。笑曰。汝是遼陽無籍。蕭子玉也。安得假稱都督。

臨我郊境。我非不能殺汝。奏之聖明。願不忍貽天朝以辱耳。爲我致意撫臺。後毋再作許事。子玉狼狽西奔。撫臺聞之。閉門累日。按道撫臺卽李維翰。

撫順城陷

萬曆四十六年戊午四月十五日。大清以勁兵突執游擊李永芳。城遂陷。因以漢字傳檄清河。言有七事。卿恨大畧以護北關等爲辭。總兵張承允移師應援。二十日。大兵暫退。誘我師前。以萬騎迴繞夾攻。承允及副總兵顧廷相遊擊梁汝貴死之。全軍覆沒。

京師震動。大清主年六十。誕辰。八子稱觴。議欲入邊。四王曰。撫順是我出入處。必先取之。今四月八日。聞李永芳大開馬市。至二十五日止。邊備必疎。宜先令五十人。佯作馬商。驅馬五路入城。爲市。嗣卽率兵五千。夜行至城下。舉砲內外夾擊。撫順可得。他處不戰自下矣。主從其計。卽命總兵麻承塔。于十四日。爲馬商前行。四千統衆。夜至撫順。吹笳爲號。大清主又與諸王引精兵五千。接應。十四夜半。李永芳忽聞笳聲大驚。又聞城聲沸。火焰燭天。報大兵已入城。

矣。遂降于四王爲副總兵。卽薙髮緋衣。

清河城陷

閏四月。大清主歸漢人張儒紳等賫文請和。自稱建州國汗。五月十九日統衆尅撫安三岔白家冲三堡。偵報兵至如風雨。建州馬夏月喜啖河旁柳葉。兼與時會。合衆近十萬。北關惴惴不免。朝鮮已諧秦晉。李永芳亦降東締姻。七月。大兵從鴉鶻關入。二十一日晨圍清河。叅將鄒儲賢拒守。援遼。遊擊張旆請戰不從。大兵冒板挖牆。自寅至未。墮東北角積屍。

上城旆戰死。儲賢遙見李永芳招脅。大罵赴敵。亦死之。而城中擁兵六千四百餘。唯束手待斃。自二全至孤山。竝遭焚燬。唯叅將賀世賢於襄陽邊外。縱擊得首級百五十四。

聞大清主破清河。先一日二子與張總戎夜飲極洽。酒酣。二子忽叩張云。屢勸家君止戈。而壯心不已。假令終違苦口。元戎何策禦之。張總戎時已醉。盛稱中國威德。兼揚己長。二子微笑而別。驅貂參車數十。乘入城。貂參窮而軍容見。因入據城門。延入諸騎。故

清河之破。視撫順尤速。自後破廣寧遼陽。總之先潰在中國。又遇大兵之善戰善攻。故立破耳。

七月賜總兵張承允諡。加祭三壇。予立祠名旌忠。

劉杜二將軍敗績

萬歷四十七年己未仲春。二十有二日。楊經略鎬用古行師。不刻日編陣。一軍出西方。一軍出西北。一軍與北關會。擣之一軍。將海師合高麗攻其東。西師大帥杜總戎松。而劉總戎挺將西北軍。李如栢馬林等爲後援。師號十二萬。不滿十萬人。杜將軍爲西陲名

將勇且廉。戊午師出潞河。潞河人聚觀之。揮汗濕郵亭。將軍裸形示與人。曰杜松不識字。武夫。惟不學。讀書人貪財害人耳。衆見其刀箭瘡如疹痘。兒十朝時。間有紅處。乃良肉也。相與揮涕咨嗟而去。劉將軍少年立功黔中。曾見其列駿馬五十餘。跳躍其間。來往輕于舞蝶。當征關酋時。於大營斬三大牯頭。隨刀落刀。三提而已。征東後平播酋。功最上。議者擬匹孟遠功。會獻俘所上。惟象床三十六。他物率不稱。上心疑。經略以下有私。遂停賞格。最後官都督著成績。挂簡。

東歸時赴司道宴酒半將家丁五百習戰藝場家居
日費私財五十金養死士蓋一日不忘報國者時

大兵精銳三萬人應杜而使別將將弱兵萬餘禦劉
杜先戰期三日抵渾河渾河險窮處從坦地橫絕其
中以分東西者也日已昃矣諸將請安壘休息明晨
東渡杜將軍怒曰義旗東指孰抗顏行乘勝而前何
期之有遣人視河河水不遮馬腹而河中浮小舟數
十將軍大喜謂天人俱助且恥乘舟將裸形策馬諸
裨請授甲將軍大笑罵曰入陣披堅豈壯夫事老夫

東髮從軍。不知甲重幾許。今日汝曹。乃以此相苦耶。
不顧隴流而渡。諸軍競進。渡十之七。大兵使人決
上流。師衝爲兩。沒于河者幾千人。渡河將士反顧生
寒。陣甫合而暮。黑霧障天。大兵萬炬忽明。火光下
斫暗中人。杜師不及張弓露刃。而將士成泥矣。大
兵于火光中識杜總戎。爭射之。擣其肉立盡。并獲杜
號矢。號矢者。軍中稱令箭。乃經略授之總戎。以驅策
偏裨者。先是劉總戎從西北渡。破二寨。斬三千餘人。
大兵旣破杜師。乃復將其精銳北應劉將軍。使浙

降人之黠者。詐爲杜將軍材官。持號矢晨馳至劉將
軍營告急。曰杜師邀將軍威靈。幸抵敵城。深入敵疆。
虞攻之不繼。敬遣材官某請將軍會師夾攻。劉遲回
良久。曰子與爾總戎。鴈行安得傳矢。是裨我也。僞官
曰矢雖以令偏裨。而令偏裨實不俟矢。此矢之發爲
事急取信計耳。劉不反思。咤曰出師時相約傳砲爲
號。今師抵城下。何不聞砲聲。官隨應曰敵地無烽火。
晨始列騎代斥埃。此去敵城五十里。馳三里傳一砲。
不若一騎之驅較速。劉方首肯而僞官已叩首馳出。

交和矣。還報我師曰：劉將軍俟砲乃行。于是師中下令傳砲，而砲未傳前，劉心已動。恐杜將軍獨有其功，令諸將拔營而東。老弱各人持鹿角，繞營如城。遇敵則置鹿角于地，轉睫成營。敵騎不能衝突，兵得以暇列置火具敵前。隊斃于火攻，則不能進。我乘間出動騎格鬪，肆出肆入。疲則還營少休，而令息者賈勇。且劉之火器妙絕諸軍，生平所恃以無衡者此也。始聞砲聲，猶敦陣而行。行未二十里，砲聲益喧，心搖搖惟恐足之不前。設杜先入城，則宿名頓墮。乃下令棄鹿

角而趨。行里許而伏兵四起。劉旅不復整矣。長技不及一施。衆遂殲焉。

按劉綎攻倭酋。在萬曆二十六年戊戌。十一月十七日五鼓也。時在朝鮮地。又二十八年庚子二月十五。劉綎破播州楊應龍兵于綦江三峒。三月二十九日入婁山關。萬峰插天。中通一線。師從間道攀藤魚貫入。至六月初七遂破大城。應龍縊。

子聞大兵獲浙之降人。一兄一弟。將斬其兄。其弟請釋曰。汝能給劉將軍來。則釋其兄。其弟以救

兄心急從之。大兵遂留兄爲質而遣其弟往焉。先君子嘗云。無錫秦燈。力舉千觔。聞滁州武狀元陳錫多力。往與之角。將栢木八仙檯。列十六盞。菓盒悉具。設酒二爵。秦燈隻手握案足。能舉而不能行。陳錫則能行。力較大矣。然僅數步而止耳。惟劉縱繞庭三匝。而甯盞如故。其力更有獨絕者。

去吾鄉六里有悟空寺。寺有老僧。自言少年時嘗爲劉縱小卒。劉善舞刀。故世號劉大刀。每戰還營。以力竭。卽仰臥營中。血集甲手。握刀不解。爲血所

凝。漬于湯中久之乃解。此僧親侍故見之。

通紀云。戊午。撫順清河相繼陷。上特起廢將李如栢。總遼鎮兵。及徵廢將杜松屯山海關。劉綎柴國柱等。赴京調度。時楊鎬以遼舊撫推兵部侍郎。命往經略。賜劍一。九月。東方有白氣長竟天。其占爲彗及蚩尤。旗象主兵。而星隕地震報相踵。海州遙見白虹貫日。如日竝出者三。白氣直罩城上。已未二月十一日。楊鎬誓師遼陽。凡分四路。馬林率遊擊麻岩丁碧等從。靖安堡出邊趨開鐵。及都河寶永澄督北關之衆攻。

其北杜松率都司劉遇節等從撫順關出邊趨瀋陽
攻其西。瀋陽路最衝。以保定總兵王宣原任總兵趙
夢麟並隸戲吓李如栢率叅將賀世賢李懷忠等從
鴨鶻關出邊趨清河攻其南。劉挺率都司祖天定等
從瞭馬佃出邊趨寬奠。及都司喬一琦督朝鮮之衆
攻其東。期二十一日先後出師。會十八日夜司天占
火星逆行。二十日京師風霾晝晦。黃塵四塞。有頃赤
光射人如血。其占四彝來侵。上諭東征將士備邊三
月。杜松越五嶺關前抵渾河。棄車營趨利半渡。敵萬

餘忽遮擊衝其師爲二。松血戰突圍自午至酉。力竭師殲焉。馬林改由三全出塞。翌日方抵二道關。遇敵棄勝來攻。亦敗績。劉綎獨縱兵馬家寨口。深入三百餘里。尅十餘寨。初四日敵詭漢卒裝誘墮重圍夾攻。衆遂潰。綎及軍鋒劉招孫等竝陣歿。惟清河一路。李如栢以經略令箭撤回。獲全。先是綎出師日。五星鬪于東方。松垂發牙旗折爲二。又堡中軍庫災。火器盡燬。白氣竟天。三匝。識者豫知爲敗。徵云。及報至。舉朝氣索。論揚鏞戴罪視事。廷議李如栢逗遛獨全。疑有

廖巧遣其弟都督李如楨代將。撤如栢候勘。

附記杜松與劉遇節至瀋陽行二日。至渾河。松領五千人先渡。遇節隨後半渡。敵一鳴笳。萬騎突至。方抵北岸。敵分兩隊。一圍松。一圍遇節。松輪長鎗大戰。出重圍。遇敵將哈都哈都被刺走。以誘松。松追至山前復戰。敵兵見之。不圍杜師。獨圍杜松哈都二人。杜師亦趨至。擁山下不殺入。松躍馬欲出。而四圍如鐵。遂殊死戰。自午至酉。師盡覆。因楊靖誓師。先泄軍機故也。哈都哈真二將。卽以勝兵圍。

馬林于關口。後營被傷。乃金白賈永澄所統者。馬林率師趨救。敵兵不知兩軍。遂驚走。哈都潛率兵從後殺入。馬師不及備。被傷二千。林收兵渡河。南岸駐扎。劉綖率師自牛毛寨進至馬家寨。二寨俱敵營。綖進戰連破十餘陣。追入三百餘里。然綖久戰亦疲矣。遂駐營休兵。一日忽報杜松戰勝云云。遂墮計。綖與兩王子力戰。自己至西勝負不分。四王子退走。綖不知計。追四里。四王子發矢中綖左臂。綖一手拔箭。一手輪刀復戰。面復中一矢。一王

子乘勢殺之。時義子劉招孫前救。見挺已死。下馬負屍。右手持刀。戰兩王子。被四王子一矢中心而死。

楊鎬逮治

八月十三日上遣緹騎逮治楊鎬。九月二十六日刑科叅失機諸臣功罪狀。叅看得楊鎬喪師失地。據法罪原難逭。而嗶嗶置辯。曰未嘗私李如栢也。曰杜松故違節制也。曰馬上督催不敢抗違也。不思如栢乃遼東大將。當時四路竝進。何不以大將當關。而乃以

清河與如栢。故令杜松出撫順耶。在如栢怯懦畏敵。本無求戰之意。故再出輒逃。而鎬以令箭招之。說者謂令箭先藏栢身。託之傳自于鎬。則鎬之私庇如栢甚明。不然杜松輕進。何不用一箭令退。而獨于如栢汲汲也。杜松廉勇久著。有古名將風。聞鎬將出師。杜松謂兵餉未充。士卒不習。將領未協。不便大舉。鎬貪功自用。徑行不聽。松乃密遣人進關投揭當事。冀緩其師。而如栢偵知。令人于關外邀回。重責十棍。致松謀不行。兵受其創。見有松姪總兵杜文煥抱憤投揭。

可問卽此舉動已含陷松之毒矣。乃誓師時如栢佯與松洒洒拜別。曰吾以頭功讓汝。松磊落丈夫。慨信不疑。賈勇先登。不知如栢早已布置奸人爲松鄉導。誘其暗入奸伏。蓋敵素所畏者松與劉挺也。先得鎬告示。悉其精銳。潛伏撫順一路。獨以當松。松果爲鄉導所誘。如栢先逃。望援不至。遂碎首淪沒。寸骨不存。劉挺亦復血戰。一時死敵。是松之死實鎬與如栢同謀計陷。壞此長城。爲異日和戎之地。而乃曰三路之敗。總由杜松故違節制耶。在鎬爲此喪心之言。計欲

自脫而遂轉相流布。不念其死敵。而且沒其功。柢死不瞑目矣。嚴詰催戰。固奉有明旨。獨不思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乎。卽不然而以抗違被逮。不猶愈於以敗衄伏辜耶。卽令口如懸河。其如法在不赦。至李如楨與周永春失陷開原。明旨曰。開原失陷。撫臣責任封疆。豈能無罪。則其罪視如栢。俱一體之人。況遼事未平。有罪無功。仍宜單論其罪。如栢雖先雉經。尙當跪斬。鎬等若容免脫。是謂無刑。

熊廷弼經畧遼陽

六月十五夜。大兵數萬騎乘虛直薄開原。孤城立
下。十九日以三萬圍鎮西堡。潘鐵奔潰。上乃擢熊廷
弼代楊鎬經略。廷弼請恢復開原。上賜劔。廷弼單騎
就道。八月二日廷弼受代。翌日入遼陽。斬陣逃游擊
劉遇節等。設壇躬祭。撫清開鐵。死事軍民。
廷弼疏稱瀋陽空城難守。不如還守遼陽。上諭酌畧
緩急。因決策守遼陽。挑壕築垣。借水爲防。

紀異

自古有國家者。一代之興。必有絕異之休祥。著于始。

一代之亾。亦必有非常之灾。祲兆于前。驗之天地。徵
之人物。斷斷不爽者。萬曆三十四年丙午三月雞鳴
候西南方天上懸一關刀。口向上。凡一月而滅。五月
遂生李自成。兵象見矣。三十六年戊申。南京大水。禾
黍俱無。鳳翔袁應泰爲淮徐道。黃河出碑文云。

碑出干戈動。江東血水流。荒茫天地亂。發難鬼神愁。
末云。洪武元年青田劉伯溫書。未幾應泰經略遼東。
喪師失地。殆無虛日。

四十四年丙辰。廣甯婦生一猴二角。是年。清朝建

國號。大清。太祖武皇帝卽位。建元天命。開科取士。始有會元。而中朝會元沈同和以弊發除名。洪承疇登進士。是。清有元而明無元。承疇後爲。清之勳臣。俱天也。二月二十五日南京地震。自西北來有聲。山東地震龍鬪。正陽門河水三里赤如潰血。京師大震。陝西牛產犢。人頭人面。六月二十三日。蜻蜓自東南來。環飛蔽天。高者極青冥。卑及櫛椹而止。彷彿如北方大風揚塵沙。莫能名其多也。人云海風吹來者。秀水有異鳥。人頭鳥身。集于樹。竟日乃去。大旱。秋旱。

尤盛。定遠富農劉子元捕蝗甚力。蝗如片雲墜下。將子元田頃刻食盡。

四十五年丁巳江南星異。自五月下旬起。千萬成羣。啣尾渡江而南。穴處食苗。

四十八年庚申。蚩尤旗見。圓削而長二十餘丈。首鉅尾細。白光凝雲。若懸亦然。踰半月始隱。

一野史云。四十六年戊午八月。彗星東起。長數十丈。潤四五尺。本粗末銳。其形如刀。自巽而乾。光芒映耀。卽蚩尤旂也。自八月初見。至十月終始隱。是星見注。

明季北... 卷之一

天下大亂

此野史一殺方辛亥四月九日社逢
王館補書

泰昌元年庚申

光宗貞皇帝

帝諱常洛。神宗之子。萬曆十年壬午生。至二十二年甲午出閣講學。時年十三歲。岐嶷不凡。讀書成誦。作字有法。故事。每講。閣臣一人入直看講。講案前有銅雙鶴。叩頭畢。從銅鶴下轉東西面立。一閣臣誤出銅鶴上。帝囑內侍曰。移銅鶴近前些。雖不明言。意在默寓。眾皆歎服。一日講巧言亂德。講章曰。以是為非。以

非爲是劉幼安當直。既敷衍畢。因問曰。何以謂之亂。德帝朗然荅曰。顛倒是非。蓋化詞臣之句。而囊括之。更覺明切。講官焦竑請問維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大義。荅曰。只天命之謂性是已。講官董其昌請問擇可勞而勞之。荅曰。所謂不輕用民力也。講官嘆服。四十三年乙卯。帝年三十四。時居青宮。有張差挺擊一事。神宗在慈寧宮。問曰。山。你有什么話說來。帝知神宗旨。乃曰。似此風癩之人。決了便罷。不許株連。又曰。我父子何等親愛。諸臣無聽流言。爲不忠之臣。

使我爲不孝之子。神宗始悅。四十八年庚申八月朔。卽帝位。時年三十九矣。九月朔帝崩。凡登極一月。詔以八月以後稱泰昌元年。明年改元天啟云。

附前挺擊青宮一案

初萬曆四十三年乙卯五月初四日。驀有男子闖入東宮。以挺搥仆守門內侍一人。韓永用等呼集執之。送部鞠審。是犯姓張名差。御史劉廷元疏言跡涉風魔。貌如點猾。刑部郎中胡士楷等定爲風癩。提率官王之寀重加訐問。言有馬三道誘至龐劉二太監處。

語多涉鄭國。泰國泰出揭自白。科臣何士晉請窮其
事。上大怒。因召百官進。百官膝而前。時太子三皇孫
俱侍。上曰。昨有風癩張差突入東宮傷人。此是異事。
與朕何與。外庭有許多閒說。爾等誰無父子。乃欲離
間我父子耶。止將有名人張差。龐保。劉成。卽時凌遲
處死。其餘不許波及無辜一人。尋執太子手示羣臣。
曰。此兒極孝。我極愛惜。他時御史劉光復伏于衆中。
喜極揚言曰。陛下極慈愛。太子極仁孝。因班聯稍後。
聲頗高。上誤以爲別有所爭。命中涓擊下。承旨者挺

杖交下。上令押朝房待旨。怒稍夷。又以手約太子體。曰。彼從六尺孤。養至今成丈夫矣。我有別意。何不于此時更置。至今長成。又何疑耶。尋誅張差于市。斃麗劉于內庭。事遂寢。于是罷王之寀。官補何士晉于外。

紅丸一案

八月二十九日。李可灼進藥。明日光宗崩。九月初三日。丁丑。御史王安舜劾李可灼進紅丸罪狀。言臣接邸報奉令旨賞可灼銀五十兩。夫可灼敢以無方無製之藥。駕言金丹。且唱言精知子平五星。天壽莫逃。

此不過借此以塞外廷之議耳。奉令旨李可灼于先帝病革之時具本進藥不效殊失敬慎。但亦臣愛君之意姑從輕罰俸一年。

楊漣論內官崔文昇用藥之誤言帝疾法宜清補。文昇反投以相反相伐之劑云云。此八月二十四日疏。九月三日御史鄭宗周請下文昇法司嚴鞫。言往歲張差之變禍幾不測。張差之後因有文昇致先帝一旦崩逝當可斬之。給事惠世揚奏崔文昇輕用剝伐之藥傷損先帝。科臣壘臣論之。輔臣方從哲又何心。

而代擬出脫。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疏請究醫藥奸黨陰謀。謂當與先年挺擊青宮同一姦謀。云南臺御史傅宗臯論崔文昇用藥之誤。御史馬逢臯南御史李希孔交章劾文昇用藥之故。宜正典刑。刑部主事王之臬奏請復先帝之仇。論李選侍鄭貴妃崔文昇李可灼共一線索。禮部尙書孫慎行叅方從哲李可灼進藥之罪。吏部尙書張問達會同戶部尙書汪應蛟等公奏曰。李可灼非醫官也。一旦以紅丸輕進而龍馭上昇。罪勝誅乎。崔文昇身歷提督。當可灼進紅

九之時何不詳察。罪又在可灼上矣。上諭李可灼李
解法司究問正罪。崔文昇發遣南京三年。戊可灼御
史郭如楚論李可灼之罪。

光熹時有三案。三案者挺擊紉九與移宮也。移宮
一案已具于楊漣傳後。

熹宗登極

熹宗光宗之子。萬曆四十八年庚申九月初六日登
極。卽泰昌之元年也。

顧愷論遼事

九月十二日御史顧懃奏曰。十月十二日東兵以萬騎由撫順關。萬騎由東州堡入。深至潭河。總兵賀世賢柴國柱設防瀋陽。却之。然閱姚宗文之疏。謂六月失事。焚掠太慘。村屯一空。專制關外。胡匪不以聞。昨見賀世賢塘報。則僅僅斬一級。獲一盔。奪四韃馬耳。而遂誦功于部院。不亦羞朝廷而貽敵人笑耶。且土馬物故。不知幾何。而尚哆口遼城之無恙乎。今年八百萬來年八百萬。除天助云云。乃可不然。水潦旱蝗。所在見告。此八百萬者。安能歲歲而輸之。臣恐民窮。

財盡盜賊蜂起。憂不在三韓而在蕭牆之內矣。

自喜宗立。饑饉荐臻。不數載而流寇起。卒亾天下。助疏如操左券。

河清

八月十五日臨鞏。闡州之間。巳時見河流上泛。白至申時。徹底澄清。土下數十里。一望無際。至十七日未時。照舊濁流。其清三日。時臨鞏道與戶部郎中黃奎親詣河橋目睹。至九月二十二日乙未。陝西撫臣李起元奏上。

時天變地震與物怪多矣。而茲河清者何。予聞黃河清聖人生。以衰晚而望至德。必不可得之數也。

楊嗣昌奏歲饑

八月二十三日戊辰。餉司楊嗣昌奏言。臣在應天聞淮北居民食草根樹皮至盡。甚或數家村舍。台門婦子。併命于荳箕菱稗。比渡江後。灶戶之搶食稻。飢民之搶漕糧。所在紛紜。猶曰去年荒歉之所致也。至于江南未嘗有赤地之災。稽天之浸。竟不知何故。洶洶嗷嗷。一入鎮江。斗米百錢。漸至蘇松。增長至百三四

十而猶未已。商船盼不到關。米肆幾于罷市。小民垂
橐。偶語思圖一逞爲快。甚有榜帖路約。堆柴封燒第
宅。幸賴當事齊之以法。一時撲滅無餘。然顧贖問左
民窮財盡。今日百姓尙知討賊。尙可催科。只恐百姓
自己作賊。誰爲我皇上催科者。

百姓自己作賊六字。十年來不幸而中。

熊廷弼回藉

九月十五日巳丑御史馮三元論經略熊廷弼無謀
者。入欺君者。三廷弼乞罷。楊漣奏曰。議經略者終難

抹殺其功。憐經略者亦難掩飾。其咎功在支撐辛苦。得一載之倖安。咎在積衰難振。恨萬全之無策。二十一日御史張修德請貶竄延弼。延弼上疏求勘。因陳守遠之功。戶科王繼昌奉旨會議。奏曰。延弼掛衆議者三。以嫖罵爲氣魄。將帥不爲用。不能成功。一。始初不能用遼人。容兵蹂躪遼地。遼人離心。不能成功。二。動天下兵。糜財浩費。所過驛驛叛者。姪劫。不能成功。三。

延弼乞罷。疏曰。遼師三路覆沒。再陷開原。職始驅羸。

卒數百人。踰隄出關。至杏山而鐵嶺報失。當是時。河東上民謂遼必亡。紛紛奪門而逃也。文武官謂遼必亡。各私備馬匹爲走計也。各道謂遼必亡。遣開原道韓善分守道閻鳴泰往濟。皆不行。而鳴泰且途哭而返。河西謂遼必亡。議增海州三岔河戍爲廣甯固門一戶也。關內謂遼必亡。且留自備而不肯轉餉也。通國謂遼必亡。不欲發軍器火藥而恐再爲寇資也。大小各衙門謂遼必亡。恐敵遂至京師而晝夜搬家眷以移也。中外諸臣謂遼必亡。不議守山海都門。則議戍

海州爲遼陽退步。成金伏爲山東塘埤也。卽敵亦謂
遼必亾而欲坐殿以建都也。其間惶惶之狀。不能以
且夕待。而今何以轉亾爲存。地方安堵。舉朝帖席而
臥也。此必非不操練。不部署。不撫輯。專事工作而尙
威刑者所能致也。至謂職擁兵十餘萬。不能大入大
創。小入小創。斬賊擒王。而殃民蹙地。爲敵人所笑。誠
有如所歎者。第言斬賊擒王之事。于此日之兵之將。
且勿易言也。今箭催而張帥殞命。馬上催而三路喪
師。職于今日。何敢輕率云云。遂繳還上方。席藁待罪。

土命廷弼解在回藉聽勸十月初十日以巡撫袁應泰經略遼東。

廷弼交代疏曰。去秋遼陽以北棄城而逃。今日蒲奉以南不但本城逃者復歸。而開鐵蒲河以南。不知日集幾許。各處商客增來幾許。此交代之人民也。清撫開鐵蒲伊汎等城咸爲敵陷。雖未遽復。而瀋陽羣集寬奠醜陽長永寬奠皆棄城也。今皆復守。而遼陽無諭已。此交代之城堡也。去秋遼城止弱馬兵四五千。人川兵萬人。瀋陽戍兵萬餘人。今援兵募兵計十三

萬各堡漸有屯集。各城漸有設防。此交代之兵馬也。自去年八月起。今年九月終止。通共用銀二百三十萬餘兩。米豆用一百餘萬石。不知一年虛糜八百萬之語。是從何來。此交代之錢糧也。各色軍器除疏請內庫咨取各邊不計外。打造過大砲重二百觔已上者。以數百計。百斤六八十觔者。以數百計。百子砲以千計。三眼銃鳥銃。以七千餘計。其餘盔甲。胸包。臂手甲。梁戰車。鎗刀。弓箭。以及鋼輪。火人。火馬。火罐。釘。搬牌。櫃等項。皆以數千萬計。此交代之器械也。何一

作非職大聲疾呼爭口鬪氣所得何一事非職廢寢
忘餐吐血嘔肝所幹辦何一處非殫身親脚到口籌
手畫所親授一切地方極繁極難事體有邊才數年
經營不定者一年而當之而爲臣者亦難矣年來廟
堂議論全不言軍中情實而第憑塘報敵緩急以爲
說前冬去春敵以冰雪稍緩輒開然言師老財匱馬
上催戰及敗又愀然噤口不敢道一戰字比見職收
拾纔定而愀然者又復開然急急責戰矣畢竟矮人
觀場有何真見至如用李如栢李如楨裁巡撫添巡

撫起贊畫用閩科議督護何非臺省所建何嘗有一
効地方事當聽地方官爲之彼旣處凶地着重擔自
能區處停妥幹辦緊急何用拾帖括語徒亂人意而
一不從輒艱然怒若此後議論不省則經略必無所
措手足矣此臣爲經略與封疆并國家慮者也。